

# 会计的魅力

□ 张连起(北京)



如果说会计是科学,那么只需构建一个模型,或画出一条曲线,即可验证。

如果说会计是艺术,那么只需烘托出剧场效果,或是绘画效果,即可诠释。

如果说会计不是科学,那么无数会计研究者的劳动就失去了庄重,会计实务也就缺少了精致;如果说会计不是艺术,则会计的魅力——估计和判断荡然无存,会计离魔术的距离将越来越近!

不妨认为会计介于科学和艺术之间吧。搞研究的,大抵要具备科学家的精神;搞实务的,不免要捎带上艺术家的思维;如果既不科学也不艺术,那确是糟透了。

整个科学女神,嫁个艺术王子,就是会计!

5 000多年前,生活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苏美尔人,把楔形文字图像刻画在一块软泥版上,用来表示羊皮交换陶罐的交易,以及其他载明数量与金额的合同,泥板很快在太阳下晒干,便有了可以保存多年的“账单”。2 000多年前,山东曲阜人孔先生总结了自己做“委吏”(仓库保管)的经验,曰:“会计,当而已矣。”什么是“当”呢?不过是真实性与中立性罢了。500多年前,进过修道院的威尼斯人帕乔利潜心著述《数学大全》,他将数学方程式与借贷记账法的“山脉”贯通,结束了会计无专师授业的荒凉时代,开辟出一条财产与权利必然平衡的双线通道。98年前,长期驻外使节蔡锡勇先生介绍西式簿记原理的《连环账谱》一书由湖北书局正式出版,首开了中国会计学术著作的先河,成为

中国会计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70年前,会计西化派的代表人物潘序伦博士和改良派人士徐永祚先生,在十里洋场上海就记账方法展开了典雅而激烈的论辩,结果以西方会计理论得到迅速普及、中国簿记理论得到改良与充实而告终。同一时间,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说:“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会计制度的原则”。53年前,资深簿记的民主人士章乃器先生在《大公报》上撰文呼吁,新中国应该使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因为收付记账法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陶德先生则在《新会计》上道出了当时看来算是石破天惊的话:“会计是一种物质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文字和数量的统制记录,它基本上跟随着共同的生产力而不必跟随着私有的生产关系。”44年前,《企业会计》发刊词“义正词严”:“继续开展会计工作战线上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斗争,大破大立,插红旗,辨方向”。此时,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身的大思想家顾准正在河南息县劳改营苦尝人间炼狱。25年前,贺南轩先生在《财务与会计》上拨乱反正:记账方法没有阶级性!10年前,《企业会计准则》浮出地表,从而迈出了与国际通行惯例对接的关键一步。2年前,以安然事件为代表的国外舞弊案和以银广夏事件为代表的国内舞弊案颠覆了传统的会计价值观,人们开始挖掘会计的原始意蕴——诚信……

会计免不了要烙上时代的印迹,但人类文明始终是会计的“奶娘”。

会计怕僵化。一部5 000年的会计

史,充满了嬗变、创新与跌宕。会计学的海纳百川,会繁衍出会计哲学、会计美学、会计心理学等人文种籽,发芽在账簿之间,开放在报表之上。会计人再不是一个只会说“不”者,而是别无选择地做一名“学”者——学习是最好的“长期股权投资”,适用于权益法核算,可以合并在你的人生报表中。

会计怕撒谎。会计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毕竟是一门有规则、有逻辑的学科。你可以是技术甚或艺术的会计,但不能亲近魔术。当会计人撒谎的时候,假装真实,将是一件痛苦而倒霉的经历。一旦被别人识破,就成了虚伪的家伙。假如不曾被识破,情形更惨,除非你已良心丧尽,否则就要承受心灵的绞杀,永无宁日。

会计怕失衡。“借”“贷”并存,如王府豪宅门前的一对石狮;账实相符,如河边的树木与水中的倒影。伊然的对称,闪烁着会计之美。也有短暂失衡的时候,只要稍稍归集、分配,或者追溯调整,更紧密的均衡关系就又搭建起来了。什么账外账,什么小金库,什么虚挂往来啦,无一不是单向作弊的伎俩,归入会计领地有些高抬了,说到底不过是诡计。

会计怕玩险。会计人不能在触及会计底线的钢丝上作危险动作,即使你摇摇晃晃,一时不曾跌落,也是偶然性在起作用,任何一阵旋风,都可能使你骤然坠毁。最明智的是赶快从高空回到平地,在泥土上留下深刻的脚印。

会计有时模棱两可。比如,计价方法的运用,会计估计的选择,难说哪一种方案就是“正确的”,然而,这才是会计的魅力。会计人断不可以模棱两可,不然,无论多么玲珑剔透,潮起潮落之后,遗下的只是无珠的蚌壳与失根的水草。

其实,会计人更需要关怀。为了坚强,把脆弱的神经藏起;激情的背后,延续着单调的节奏。快乐的元素可能少一些,但追求与向往一个都不少。为何不自我骄傲一回呢:自打孔夫子成了咱们的同行,这会计,变得重复而新鲜起来。

责任编辑 王教育